

王 蒙：小说的可能性
王蒙、冯其庸、李希凡：关于《红楼梦》的对话
余光中：诗与音乐
白先勇：姹紫嫣红，青春再现·《牡丹亭》美国之行
舒 乙：老舍的山东时期
陈祖芬：数字与爱情
余 华：我的文学道路
张 炜：文学的自我提醒
迟子建：梦想与现实
毕淑敏：文学与人生
方 方：尊重城市
胡芝风：戏曲表演赏析
叶 辛：从《蹉跎岁月》到《孽债》
.....

中国当代 文学演讲录

在中国海洋大学听讲座
温奉桥 主编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中国当代 文学演讲录

在中国海洋大学听讲座
温奉桥 主编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演讲录：在中国海洋大学听讲座 / 温奉桥

主编. — 济南：齐鲁书社，2011. 1

ISBN 978 - 7 - 5333 - 2372 - 1

I. ①中… II. ①温…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中国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062 号

中国当代文学演讲录

温奉桥 主编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20 × 1020 mm / 16

印 张 23.25

插 页 2

字 数 470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2372 - 1

定 价 49.00 元

序

承续传统 重振人文

管华诗

文学是人类的精神火焰，是一个民族的思想之花，是一个民族的智慧结晶，更是一个民族的情感记忆和心灵史。文学构成了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文学对一所大学也同样重要。

中国海洋大学具有悠久的人文传统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中国海洋大学的前身是私立青岛大学，始建于1924年，至今已逾80载。中国海洋大学在这8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个世纪30年代、50年代，分别出现了两次人文辉煌，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30年代的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老舍、梁实秋、洪深、台静农、方令孺、臧克家、徐中玉以及50年代的成仿吾、冯沅君、陆侃如、高兰、萧涤非、吕荧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学术大家，都曾在此工作或学习过，在这个校园诞生了诸如《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月牙儿》、《二三》、《凤子》、《月下小景》、《从文自传》、《奇迹》等一大批文学名著，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存在，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史现象，更成为中国海洋大学最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一。

2002年4月，当代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加盟中国海洋大学，担任教授、顾问、文学院院长，标志着中国海洋大学第三次人文辉煌揭开序幕。王蒙先生不但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大作家、卓有成就的学者，还是一位富有探索精神的教育家。王蒙先生加盟中国海洋大学以后，创造性地开设了“名家课程体系”、“驻校作家制度”、“名家论坛”以及“科学·人文·未来”论坛等多个著名学术品牌，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在王蒙先生的引荐下，余光中、白先勇、冯骥才、袁行霈、严家炎、童庆炳、何西来、柳鸣九、朱虹、舒乙、叶嘉莹（加拿大）、华克生（俄罗斯）、顾彬（德）、黄维樑、金圣华、成中英（美国）、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张炜、尤凤伟等一大批海内外著名诗人、作家和学者，或成为中国海洋大学的客座教授

001

序

承续传统

重振人文

和“驻校作家”，或来中国海洋大学传道授业，传播学问。特别是“驻校作家”制度，更是国内高校首创，是对现行大学教育制度的一种大胆的探索性补充、丰富和完善。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大创举。王蒙先生为中国海洋大学重振人文精神、延续人文传统，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所长温奉桥博士编的这两本演讲录，正是最近几年来，这些文学大师们在海洋大学讲学、演讲的智慧和思想的结晶，它们见证了中国海洋大学第三次人文复兴的决心和努力，也构成了中国海洋大学第三次人文复兴的重要存在。这两本书的出版，无论对文学、学术的发展，还是对中国海洋大学的人文发展，都是极有意义的事。中国海洋大学将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2010年9月

目录

CONTENT

001

目
录

序 承续传统 重振人文	管华诗	001
小说的可能性	王蒙	003
文学底方式	王蒙	015
科学·人文·未来	王蒙	026
“智慧也是一种美”	王蒙	029
我的读书生活	王蒙	033
快乐的学习	王蒙	045
我看儿童文学	王蒙	051
文化与文化产业	王蒙	056
政治家的文学与文学家的政治	王蒙	060
感谢与“困惑”	王蒙	066
文学与“增值”	王蒙	069
关于《红楼梦》的对话	王蒙、冯其庸、李希凡	073
小说创作经验对谈	王蒙、白先勇、金圣华	083
学问、事业与人生	王蒙、秦伯益	095
关于小说的对话（一）	王蒙、莫言、王海、谢有顺	105
关于小说的对话（二）	王蒙、莫言、王海、谢有顺	118
诗与音乐	余光中	131
姹紫嫣红，青春再现·《牡丹亭》美国之行	白先勇	155

老舍的山东时期	舒乙	169
数字与爱情	陈祖芬	189
我的文学道路	余华	197
文学的自我提醒	张炜	203
阅读:忍耐或陶醉	张炜	217
大学课堂与文学教育	张炜	229
梦想与现实	迟子建	239
文学与人生	毕淑敏	247
幸福的科技与科技的幸福	毕淑敏	252
科学是把双刃剑	赵长天	261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查建英	267
科学让我恐惧什么	南帆	275
尊重城市	方方	285
浅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	张铤	291
重建诗意的生活	熊召政	297
现代科技已经和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张平	305
科学与文学及艺术的关系	邱华栋	315
中国女性文学中的人本意识	赵玫	321
作家的社会责任心	唐浩明	327
戏曲表演赏析	胡芝风	333
从《蹉跎岁月》到《孽债》	叶辛	347

后记		366
----------	--	-----



王蒙 | Wang Meng

王蒙，男，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祖籍河北南皮龙堂村，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1948年10月1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人民文学》主编。第十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海洋大学顾问、教授、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海洋大学首席驻校作家。

王蒙从1953年开始创作至今，一直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新，成为新时期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最具有活力和探索精神的作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因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广泛关注，毛泽东曾多次提及并给予好评。已发表文学作品近1000万字。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季节系列”、《青狐》等8部，中篇小说《蝴蝶》、《布礼》、《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等20余部，短篇小说《春之声》、《坚硬的稀粥》等近百篇，旧诗集1部，新诗集2部，文艺论集《当你拿起笔……》等10部，散文集《王蒙散文》等10部，古典文学研究著作《红楼启示录》、《王蒙活说红楼梦》、《双飞翼》、《老子的帮助》、《老子十八讲》等5部。他在小说、散

文、诗歌、报告文学、文学理论研究、翻译、《红楼梦》研究、李商隐研究等方面的实绩享誉海内外，《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王蒙自传》（三部）引起轰动。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泰、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拉伯、印地、希伯来（以色列）、瑞典、挪威、荷兰、越南、韩、拉脱维亚、哈萨克、维吾尔等二十余种文字，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并多次获奖。1987年获日本创作学会和平与文化奖和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特别奖。1989年被聘约旦作家协会名誉会员。2004年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委员会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2009年获澳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在国内评比的文学奖项中，1978年至1980年连续三届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至1982年连续获得全国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中篇小说奖，两次获得《小说月报》全国百花奖，获得《北京文学》奖、《上海文学》奖、《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奖、《人民日报》燕舞杯散文奖、《光明日报》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全国第三届报告文学奖、全国传奇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等近20项全国文学大奖，并多次在剑桥大学等世界多所名校讲学。2003年9月，在青岛召开了“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扩大了王蒙文学在国内外的影响。

小说的可能性

王蒙

一、可能性对小说来说是一个关键词

1. 小说让“可能”变成现实

我要讲的不仅限于小说，但主要谈小说，原因是小说大体上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再现生活的。

可能性，在文学当中是一个关键的词，甚至于对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比如说，各种原理的探索 and 发现都是对一个可能存在的东西或可能存在的规律的迫近。一个建筑师在他设计的宏伟建筑未建成之前，这个建筑对他来说只能是一个可能性。当然在科学的或工业的许多领域内，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学问、实践或者活动的完成。只是画蓝图，不意味着建筑的完成，必须把它建成了，经过检验合格才算完成。但是文学不一样，文学上的可能性就是要把这个“可能”写得和现实一样，把可能性写好了就是完成了一部好作品，也就是使可能性虚拟地实现了。比如说爱情的可能性，爱情的可能性不能像建筑师似的画一张设计图，告诉人们你们应这样相爱，这是不行的。你必须把这种可能性写得栩栩如生，和确已发生过一样，和已经完成过一样，和已经实现一样。在文学作品里我们所说的可能性就是可能的现实，或者是现实的可能。用最通俗的例子说，比如写一个人的智慧，这个人能智慧到什么程度？于是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诸葛亮。诸葛亮的智慧就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可以借东风火烧战船，可以看出谁有反骨；未出茅庐而知天下大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个人可能有的智慧，他的预见，他的知识。当然诸葛亮还很忠诚，智慧和忠诚的可能到了诸葛亮身上就变成了现实。但是，这个诸葛亮是小说中的诸葛亮，他表达的其实是一个人可能的智慧与忠诚，是人们对于智慧与忠诚的理想。

再比如说一个美丽的人物——林黛玉，《红楼梦》写出一个又多情、又

003



小说的可能性

美丽、又孤独、又忧郁、又脆弱、又天才、又智慧的一个女孩子的可能性。你很难设想出一个身体比林黛玉更健康的女孩子，每天早上跑四百米，同时还具有林黛玉的才能和敏感。谈到诗，她十三四岁就能写那么好的诗，人又那么聪明，又那么秀气，一般人很难超过她。这与其说是林黛玉的实际状况，不如说是一种可能性。

俄国人就把他们对于女人的美丽与真情的可能性的想象寄托在安娜·卡列尼娜身上。在俄国人心目中，她是一个圣洁的形象。托尔斯泰本来是写情欲给人带来的毁灭，但是最后被人们接受了，她变成了一个最美丽、最圣洁的形象。所以俄国人看了美国人演的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就气得不得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最圣洁的、高不可攀的，一个比美还要美的安娜·卡列尼娜落实成一个美国女演员。哪怕这个美国女演员身高 1.72 米，三围也都都很合乎标准，但她把可能性给封杀了，她已经不是可能性了，变成了一个活人，甚至难免会有美国女人所特有的健康、豪爽、热情、淳朴，会有一种简单，会有一种浅薄，会有一种粗俗。

2. 小说的“可能与不可能”

为什么我没全面地谈文学的可能性而谈小说的可能性呢？因为小说是大概按照生活的原貌来给你讲一段生活，给你讲一段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是绝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说爱情，可能发生最震撼人心的爱情故事，于是有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大家琢磨一下，小说里最动人的爱情故事大都是不成功的爱情故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没有成功了的。没有几个两人体健康，都有高等学历、正当职业、三室一厅，然后生活和谐，白头到老。当然白头到老也很可爱，也有专写白头到老的，但是正是在这种又是完全可能的又是没有完全实现当中，发挥了文学的威力和魅力。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很好，都很可爱，就是两人老是被各种机缘错过，你说这是怎样的勾魂魄！

还有些是把不可能和可能混在一起，譬如有一些神怪小说、童话，它里面有一些前提是不可能的，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常人认为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唐三藏，他收了两个徒弟，第三个徒弟沙僧我没研究透，先不谈。我先说前两个徒弟，一个是猪，一个是猴，你想来想去总认为是不可能的，毕竟是佛教的高僧收了两个徒弟，这毕竟不是养两个宠物，也不是搞一个家庭小动物园。但是它又是可能的，小说在猪八戒的身上尽量靠拢猪的特点，好吃懒做、喜欢睡觉，有很多粗俗的东西，但猪八戒从大节看也还不错，他的一些

表现符合猪的性格，符合猪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慢慢接受了，他亦猪亦人，亦俗亦佛，亦忠亦奸，亦蠢亦精，很多地方符合了这种可能性。一只猴儿能有孙悟空那么大的本事，这是不可能，但同时又是一种可能。因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猴子在动物中是够精的，有一句话叫“猴精猴精的”，在动物中你很难找到比猴儿更精的，如它的攀援能力、模仿能力、应对能力。所以作者把一只猴儿描写得那么有本事，齐天大圣，定海神针，种种的故事，在这种可能与不可能的组合之中产生了文学的形象。

还有一种，它确实不但是可能，而且是现实。就是所谓的纪实小说，所写的也不是可能性，而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有一些作家，他的经历极为奇特，而且他不习惯于虚构，几乎是忠实地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看到的事情、已亲身经历的东西写下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是一种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对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人，可以有非常不同的文本，这里探索的是文本的可能性，就是你用一个什么版本来说。不要说生活中经历的一些大事了，就是一件小事，比如宿舍里住着六个人，谁和谁有点不愉快、说话有点冲撞等一些小事情，这六个人就会有六个版本，或称六个文本，不可能完全一样。有的站在这边一点，有的站在那边一点；有的描写得大而化之，有的特别注意细节；有的是以调侃的态度来叙述这个事情，有的是很激愤地叙述这个事情。所以，仍然有一个可能性的问题。

005



小说的可能性

二、小说可能性之两方面

1. 小说可能带给人类什么

这里所说的小说的可能性分两部分来谈，第一部分是小说可能带给人类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小说的理念可能是些什么。中国自古是比较轻视小说的，重视诗歌，所有的大人物都写诗；也重视散文，特别是议论文、八股文，要是中了状元那也是不得了的事情。可是小说一直被认为是引车卖浆者之流，在茶馆酒肆里街谈巷议的那些比较粗俗的故事，那些是我们小说的原型。但是到了近代，到了现代，对小说就提得越来越高。到了梁启超，就提出“欲兴一国之政治者，必兴一国之小说；欲兴一国之经济者，必兴一国之小说”，把小说的作用就看得越来越重要。在小说能有什么理念的问题上，这里只作一个粗略的讨论，并尽量用我们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讲。

首先是“载道”。文以载道，这是中国早就有的传统。这里讲的载道是说通过一些很可能是通俗的、曲折的小说故事，能不能体现宇宙的和人生的一

些根本性的道理，能不能给人以大的智慧。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小说都能做到这一点，有的小说看了以后不但增长不了智慧，甚至会让你变得更加愚蠢，但确实有些小说在看完之后让你觉得在接近这个“道”，让你接近这个宇宙的本源、根本的规律。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但你在接近这个道。

那么和这个载道相接近的，属于这个范围里面的我们也可以讲知命，知天命。这一点在文学作品中就更多，不管是看《三国演义》，还是看《红楼梦》，甚至于你是在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比如说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它都有一种非常强的宿命感；巴尔扎克的小说，也有一种非常强的宿命感，其实宿命感就是人对自己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一种叹息。全世界那么多人，那么多美好的愿望，但是究竟有多少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呢？究竟有多少人是胜利者呢？也有人分析，一个胜利者都没有！比如《红楼梦》里一个胜利者都没有。谁胜利了？林黛玉当然是失败者，难道薛宝钗胜利了吗？薛宝钗当然没有胜利。在莎士比亚那么多戏剧中，你也能感觉到。我在这里并不是宣传宿命论，这和世界观无关，我只是说人生的一种感受。这里可说感受到一种冥冥中所无可奈何的东西，你感受到在冥冥当中有一种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东西，所以我要讲，载道就是要知命。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也是常说的，就是超越。我们通过读一部又一部的小说，读了很多，就会知道世间的悲欢离合。有俄国人，有北欧人，有日本人，当然首先是我们中国人，有各个朝代的人。我们看到人和人之间可以爱到什么程度，可以恨到什么程度，斗争可以激烈到什么程度。最后我们在得到了种种感受之后，我们能不能达到一点点超越呢？

我想这个超越和虚无并不完全是一个意思，在这点上我稍微多讲一讲。有人说《红楼梦》中有一章在宣传所谓的色空观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好了，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世界上的一切事都是虚无的。你看着是娇妻爱子，但实际上娇妻对你也不会忠实，爱子对你也不会孝顺，你没有什么对娇妻爱子那么放不开的；你看仕途高升是多么的可爱，但是你今天高升，明天不知道出点什么事，就戴上枷锁，就进监狱了。但是如果判断《红楼梦》的思想倾向的话，不能单独从那几句歌来判断，我们要看整本书，整本书要求的是一种超越，但同时又有对人生充分的认同。看《红楼梦》你就会知道，林黛玉很美、很可爱、很纯洁，林黛玉绝对不是赵姨娘，绝对不是多姑娘，绝对不是尤二姐，林黛玉就是林黛玉。贾宝玉有贾宝玉的泛爱、真情，他的这种真情，也有很多真实的东西，如“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你会感觉到那是那个时候的青春的颂歌，因为那个时候不可能一群丫环一见贾宝玉，就

“Happy birthday to you”，只能用那个时候的方式，就是大家猜拳呀，行令呀，聚会呀。当然贾宝玉要享受，他既是那里惟一的男子，又是众女儿们爱慕的对象，还是集贾母和王夫人宠爱于一身的一个人物，自然有特别的优越性。这所揭示的是古代的一个命题，什么命题呢，就是“无非无”。这个话非常别扭，就是说无并非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如果说《红楼梦》中有一种虚无，那是经历了人生的真正的滋味以后的超越，是什么都有过了以后的无，而不是对人生本身的否定。既然爱和不爱都一样，既然是为官的家业凋零，一切都是失败，人人要失败，那一生下来就掐死他好了。超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已经受了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以后，你会感觉到心胸更开阔，感觉到“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这个干净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如果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就没什么白茫茫的大地，只能是从黑洞到黑洞，“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既有大地，又有白茫茫，已经是非无了。

所以说文学作品中的载道，哪怕是最虚无主义的、最超脱的东西，都是建立在人生的沧桑经验之上的，是对人类沧桑经验的一种肯定，是对那些表面的东西、肤浅的东西、狭隘的东西亦即所谓浅层次的东西的一种超越。它让人明白，人生当中原来可以有这么多悲欢离合，可以有这么多升降浮沉，可以有这么多前因后果。这样你在现实中碰到一点鼻子底下的小事，就根本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就能做到“无”了，能做到无就是超越，就是知命。人不可能每件事都计较、每个人都计较、每一分钟都计较，只有在有所不闻、有所不问、有所不知、有所不为的情况下，人才可能有所知、有所问、有所闻、有所为。我想，大家看小说，会得到我们称之为“载道”的一种东西。

第二是“求仁”。小说不管写成什么样，哪怕写得很残酷、很黑暗，但是我们总希望在里面看到作家的一颗仁者的心，一种对人类同情、理解、良善的愿望，有很多写旧社会悲苦的作品，但读后都会让人感觉到作家有一颗求仁之心、仁者之心。鲁迅是一个非常尖锐的人，他的很多作品看上去是非常无情的，有些批评是严酷的，甚至于是苛刻的。但鲁迅在写到劳动人民的时候，他永远有一颗同情心。他写到那些不幸的知识分子的时候，也仍然有一颗同情心。不管是看《故乡》里的闰土也好，还是看《坟》对夏瑜和他的家庭，甚至于看阿Q，你总觉得在那么多嘲笑后面，仍然有一颗仁者之心。因为他写了阿Q那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绝对的匮乏所造成人的这样可悲的处境，至于他写到孔乙己，写到魏连殳、子君、涓生这些不同时期老式和新式知识分子的悲剧时，更有一颗同情之心。

我很喜欢的和求仁有关的或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词就是悲悯之心。因为人生确实并不顺利，人生有许多痛苦，有许多失败，有许多挫折，有许多困惑。

007



小说的可能性

那么作家写的这些作品呢，并不能够保证人们看完后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因为万事常常不一定如意，或者不大可能都如意，心想也可能事成也可能事不成，所以有时候小说虽然是在谈一些贩夫走卒之流的故事，但里面隐含着悲悯之心。比如《今古奇观》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看完后总觉得难以释然。当然不同的人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也许会有不同的遗憾，要是是一个财迷，看完后最痛苦的是说“那个箱子要是分给我一点，也比扔到江水里面好嘛”，或者最好考证一下，那个箱子掉在什么地方，能不能去打捞一下。但是更可悲的，是杜十娘本身的命运，她一个风尘女子，还希望得到真情，这个愿望实际上是实现不了的。关于悲悯之心，柳鸣九教授要专门谈雨果。在《悲惨世界》那个主人公冉·阿让身上，悲悯简直是得到了理想化的表现，感到冉·阿让简直就是天使，就是佛，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就是拯救所有人的灵魂，所以叫《悲惨世界》，这个小说的题目本身就充满了悲悯。

也有把求仁的可能性变成了小说中的自我忏悔，这种忏悔性的小说也非常多，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作品中描写聂赫留朵夫公爵的忏悔，一个出身很高贵、自以为很文明、自以为很绅士的这么一个人，当他回想往事，反思自己年轻时的所作所为，发现了自己身上那么多自私的东西、卑劣的东西、不负责任的东西。托尔斯泰在另外一个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里，对安娜·卡列尼娜可以说是用悲悯的眼光来写，而他对列文呢，则是用忏悔的眼光来写。在小说进入了忏悔的阶段时，就一下子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严肃性。一般地说我并不主张一切小说搞得非常严肃，因为人们每天的生活就够严肃的了，再看几本内容很严肃的小说，真够呛。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些小说里确实有作者的血泪忏悔，有作者的血泪反省，而且我非常尊重这样的作者、这样的作品。

我归纳到求仁这个大题目底下的，还有小说中表现的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这在古今中外都有，都是为了树立一种道德的理想，把道德的理想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看《精忠岳传》，或者是《说岳全传》，也是树立一个爱国的、忠君的、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人道主义呢，那就更多了。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几乎都在自己的作品里头拼命地表达同情不幸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情愫。这是属于第二个方面，就是求仁的方面。

第三是“批判”。小说的批判功能也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19世纪后期，一批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他们和古典主义不一样，古典主义侧重于传奇，侧重于英雄故事。到了批判现实主义时期，他们注视着社会生活，

他们剖析了社会生活中那么多的不义，那么多的不仁，那么多的不公正。不管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还是狄更斯，还有很多，俄国的人更多了，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揭露了社会的许多问题，也揭露了人性上的许多问题。和批判有关系的，但是没有批判那么深刻性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也有过所谓的黑幕小说，像《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现在也不能说这种小说已经绝种，就是有一种类似的揭示的快感，好像让你知道，或者是生活，或者是某一件事、某一个群体，这里头有多少黑幕。但是这种单纯的黑幕小说，它的文学成就是有限的，因为它缺少一种更深刻的分析，也缺少我前边说的那种仁者之心。

第四是“益智”。小说还追求益智，就是增加你各个方面的知识。这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少的，虽然有些不大靠得住。对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包括我在内，我们是从哪儿知道的呢？非常抱歉，我们是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里知道的，尽管这部小说里有许多和史实不完全符合的地方，可是我知道了史实之后反倒觉得非常遗憾。比如历史学家说周瑜并不是那么年轻，也不是那么爱生气，因为你在京剧舞台上，在《三国演义》里（京剧舞台其实也是按《三国演义》来描写），诸葛亮是一个足智多谋、留着长须、身上穿着八卦服，学问很大、智慧很高的人。周瑜是戴着翎毛，很帅、很漂亮，但又很好胜、火气很大的人。但史学家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说周瑜的年龄比诸葛亮还大；根据历史上的考证，周瑜也不是气死的，也不是活得那么短命。我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小说的力量让我不愿意面对真实，觉得很遗憾，觉得好多的故事都没有了！有时候我们也知道一些具体的小说的素材是怎么来的，这个作家也承认故事是根据谁的故事来的，但好事者是非常多的，他就愿意想办法去考证。比如说一个爱情故事，这男的是谁呀？那男的是老赵。那女的是谁呀？这女的是小丁。你一考证就玩儿完。本来小说里写的小丁是非常美丽、非常漂亮的人，但你看她的时候她已经58岁了。你一考证，哎哟，她值得这么失魂落魄吗？所以说小说给你很多知识，充实了你生活的经验。因为每个人现实生活的可能性是非常受限制的，而文学的可能性是不受限制的。你可以读希腊的古典神话，可以读荷马的史诗，可以读欧洲的、美洲的、航海的、探险的、沙漠的，一直到侦探的、警匪的……各种作品都可以读。

还有人们不希望各种经验都有，比如被抢劫的经验，不希望有；天灾人祸的经验，不希望有；战争的经验也不是好事，原子弹轰炸的经验你也不希望有。人们不希望有却又希望知道，又求这个“知”，那怎么办呢？那就读小说呗，小说在这方面起一个益智的作用。

009



小说的可能性

再就是“游戏”。这一点非常重要。刚才我讲了小说那么多重要的作用，又载道又求仁，又批判又益智，但是我还要说：要游戏！因为小说不是以教科书的形式、以教科书的性质来让人受教育。当然你们文科有些书必读是为了得分，那另外再说。对大多数人来说，能从小说里头得到一种娱乐，得到一种趣味，得到一种轻松。邓小平同志就讲过，他说：“我有时候也看小说，我要换换脑筋啊。”我想他说的换换脑筋，就是他整天忙于国家大事、党的大事，还有国际的大事，他换换脑筋就是轻松一下。所以连邓小平同志也承认，读小说有所谓“换脑筋”的作用，有休息的作用。

小说的游戏作用是被很多东西所决定的，它很有吸引力，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即使它非常的严肃，题材非常的重大，但是它毕竟都是纸上谈兵，没有现实的危险。哪怕你看《忏悔录》，看得心里头非常感动，甚至于流了眼泪，但这毕竟不是那个“双规”的忏悔啊，它不具有“双规”的威胁呀！你是舒舒服服地流泪的呀！还有叙述本身可以成为游戏，文字本身也可以成为游戏！自从人学会了语言、学会了文字以后，除了表达的功能，如用语言来请求，用语言来说服别人，或者用语言来威吓、恫吓别人之外，语言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游戏！语言本身是很好的游戏，有绕口令，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什么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游戏。还有一些纯粹的文字游戏，它也有的一种游戏的作用，能够使你变得轻松，能够使人通过非常美好的描写、非常深情的描写，起到一种间离的作用、间隔的作用。比如说李商隐，李商隐的很多诗是非常颓废的，如“春心莫共花正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但是通过这种绝美的描写，使他的爱情和仕途上的悲哀，与文字表达之间产生了一个距离，变成了一个咬文嚼字——要有对偶，要有平仄的和谐；字还要用得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古雅，这又变成了一种对文字的推敲。我相信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反倒得到了一种解脱。所以说小说游戏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是“美”。这一点为什么把它放在最后谈呢，因为这是我最没有把握的一点，但又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我们的小说来追求一种美的可能。这种美的东西，对于文学家来说是太重要了，对于喜爱文学的人来说也太重要了，但是谁也说不清楚。你从理论上、科学上、学问上、学派上，讲美讲丑都可以，都可以讲得很方便。有时候我也想，世界上有许多事本来很明白，你一研究它，反而不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馒头，这馒头什么叫熟了？一吃就知道了。要对“什么叫熟了”下个定义，我觉得这事就麻烦了。不粘牙就叫熟了？干面儿它也不粘牙啊，吃着香就叫熟了？你如果想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就非常困难。但是小说里能够给你一个美丽的印象，哪怕你写的